

致正古文觀止

言
文
對
照

精
校
詳
註

姚 稚 翔 譯 註

· 基 本 國 學 讀 本 ·

秀 水 沈 衛
太 史 鑒 定



春
明



春 明 書 店
精 印 本

卷二 秦文

蘇秦以連橫說秦

國策

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。曰：「大王之國，西有巴蜀漢中之利，北有胡貉代馬之用，南有巫山黔中之限，東有殽函之固，田肥美，民殷富，戰車萬乘，奮擊百萬，沃野千里，蓄積饒多，地勢形便。此所謂天府，天下之雄國也。以大王之賢，士民之衆，車騎之用，兵法之教，可以并諸侯，吞天下，稱帝而治。願大王少留意，臣請奏其效。」秦王曰：「寡人聞之，毛羽不豐滿者，不可以高飛；文章不成者，不可以誅罰；道德不厚者，不可以使民；政教不順者，不可以煩大臣。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，願以異日。」蘇秦曰：「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。昔者神農伐補遂，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，堯伐驩兜，舜伐三苗，禹伐共工，湯伐有夏，文王伐崇，武王伐紂，齊桓任戰而霸天下。由此觀之，惡有不戰者乎？古者使車轂擊馳，言語相結，天下爲一約從。連橫，兵革不藏，文士竝飭，諸侯亂惑，萬端俱起，不可勝理。科條既備，民多僞態，書策稠濁，百姓不足，上下相愁，民無所聊。明言章理，兵甲愈起，辯言偉服，戰攻不息，繁稱文辭，天下不治，舌敝耳聾，不見成功，行義約信，天下不親。於是乃廢文任

武厚養死士，綴甲厲兵，効勝于戰場。夫徒處而致利，安坐而廣地，雖古五帝、三王、五霸，○明主賢君，常欲坐而致之，其勢不能，故以戰續之。寬則兩軍相攻，迫則杖戟相撞，然後可建大功。是故兵勝于外，義強于內，威立于上，民服于下。今欲并天下，凌萬乘，○詘○敵國，制海內，子元元，○臣諸侯，非兵不可。今之嗣主，忽于至道，○皆悟○于教，亂于治，迷于言，惑于語，沈于辯，溺于辭。以此論之，王固不能行也。」「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，黑貂之裘敝，○黃金百斤盡，資用乏絕，去秦而歸。嬴滕履躡，○負書擔囊，形容枯槁，面目黧，○黑，狀有愧色。歸至家，妻不下紉，○媵○不爲炊，父母不與言。蘇秦喟然歎曰：「妻不以我爲夫，媵不以我爲叔，父母不以我爲子，是皆秦之罪也！」乃夜發書，陳篋數十，得太公陰符，○之謀，伏而誦之，簡練以爲揣摩。○讀書欲睡，引錐自刺其股，血流至足。曰：「安有說人主，不能出其金玉錦繡，取卿相之尊者乎？」期年，○揣摩成。曰：「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！」於是乃摩燕、烏集闕，○見說趙王，○於華屋之下，抵掌而談。趙王大說，封爲武安君，○受相印。革車百乘，錦繡千純，○白璧百雙，黃金萬鎰，○以隨其後。約從散橫，以抑強秦。故蘇秦相于趙，而關不通，○當此之時，天下之大，萬民之衆，王侯之威，謀臣之權，皆欲決於蘇秦之策。不費斗糧，未煩一兵，未戰一士，未絕一弦，未折一矢，諸侯相親，賢於兄弟。夫賢人任而天下服，一人用而天下從。故曰：「式○于政，不式于勇；式于廊廟○之內，不式

于四境之外。當秦之隆。黃金萬鎰爲用，轉轂連騎，炫燿於道。山東之國，從風而服，使趙大重。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，桑戶棬樞之士耳。伏軾擗銜，橫歷天下，庭說諸侯之主，杜左右之口，天下莫之仇。將說楚王，路過洛陽，父母聞之，清宮除道，張樂設飲，郊迎三十里。妻側目而視，側耳而聽；嫪蛇行匍伏，四拜自跪而謝。蘇秦曰：「嫪何前倨而後卑也？」嫪曰：「以季子位尊而多金。」蘇秦曰：「嗟乎！貧窮則父母不子，富貴則親戚畏懼。人生世上，勢位富厚，蓋可以忽乎哉！」

【註釋】○蘇秦，戰國時洛陽人。連橫，連六國之交以事秦，蓋東西爲橫，秦地偏西，六國在轂山函谷關之東，故云連橫。說音稅，以言語喻人使從己也，下同。惠王，孝公子，自稱爲王。○巴，國名，後滅於秦，置爲巴郡，在今四川東偏蜀。○古蜀國，秦改爲郡，在今四川西北部。漢中，楚地。

秦置爲郡，在今陝西西南及湖北西北之境。○胡，北狄通稱，貉音鶴，獸名，形似狸，毛深厚，溫滑可爲裘。代，卽幽州，古十二州之一，在今山西及河北西北境，其地多產馬。○巫山，山名，在今四川巫山縣東，黔中本楚地，在今湖南北部及貴州東北境，限界限也。○殺山，山名，在今河南洛

寧縣北，西北接陝縣，東接滎池，地勢險阻，可以拒敵。卽函谷關，在今河南靈寶縣東南至殺山，西至潼津，統名函谷。○奮擊，謂士卒之能奮起以擊者。○沃野肥沃之曠野。○文章，法令也。○使民，驅民而使之戰。○煩，大臣，勞大將於外。○神農，古帝名，教民務農者，補遂

古國名。○黃帝，古帝名，姓公孫，生于軒轅之丘，故又號軒轅氏。涿鹿，山名，在今河北涿鹿縣東南，禽與擒通。蚩尤，黃帝時之諸侯，暴虐無道，

黃帝徵諸侯之師征之，戰於涿鹿之野，遂擒而戮之。蚩音癡。○曠兒，唐堯時人，與共工朋比爲惡，故堯伐之。曠音歡。○三苗，卽有苗，古

國名，特衆，亂，舜攝位時，伐之而獲其君於三危。○共工，卽顓頊時共工氏之子孫，爲四凶之一，舜命禹伐之，共同恭。○卽伐夏桀。

○崇，崇侯，虎商紂嬖士，助紂爲虐，故文王伐之。○商紂，暴虐，武王伐而滅之。○齊桓，卽齊桓公，任用也，下任武同。霸，諸侯之長。

○轂車輪中心圓木，所以利行者。擊馳，相擊而馳。謂使者往來之多。○約從，謂合弱小以抗獨強，卽合齊楚燕趙韓魏六國以拒秦。從，與

○約從，謂合弱小以抗獨強，卽合齊楚燕趙韓魏六國以拒秦。從，與

縱同。①飾與飾通，巧也。謂所用文學之士，並以巧飾為能。②科條法令。③策竹簡，古代以竹寫書，故謂之書策。稠多也。濁，混亂。

④聊，猶言依賴。⑤明言，明顯之言；章理，明顯之理。⑥辯言，善辯之言；偉服，儒者盛服。⑦五帝，禮月令以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

頊為五帝史記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。三王，夏商周湯周二武五霸。一說謂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秦穆宋

襄楚莊。⑧凌，侵也。萬乘，周制天子地方千里，出車萬乘，後遂用以為天子之稱。⑨屈，折服。⑩子，君為民之父母，故以民為己

子。善也。民賴皆善，故稱元元。⑪至道，暗指用兵。⑫惜，音督，不明。⑬黑貂，鼠屬，皮極輕煖，可為裘，極珍貴。敝，壞也。蘇秦初見李克

贈以黑貂之裘，黃金百斤，因得入秦。⑭縹，束腰之斜幅，如今之縹緞布。履，鞋子，穿鞋亦曰履。躡，音較，即今之草履。縹，履，謂

縹束腰布而穿草履。⑮黧，音黎，黑而黃。⑯緹，音王，機緹。言妻不下機織而織自若。⑰城，與嫂同。⑱秦，蘇秦自稱。⑲太公

即呂尚，為齊之始祖。陰符，太公所著之兵法。⑳簡練，簡擇而熟練；揣摩，揣度而研摩。言以我之所簡擇熟練者，揣摩時勢而用之。㉑期

年，一年也。期，音基。㉒摩，切近而過之。燕烏集闕，皆地名。㉓趙王，肅侯。㉔武安，趙邑名。㉕純，布帛一端曰一純。㉖銜，古衡

名，一銜為二十兩。㉗函谷關，不通于秦，合縱之效也。㉘式，用也。㉙廊廟，朝廷。㉚秦，蘇秦隆勢盛。㉛炫燿，猶言炫耀。煥，同

煥。㉜山東，殺山以東。㉝謂趙為約縱之主，故諸侯皆尊重之。㉞窮巷，狹陋之巷。掘門，鑿垣為門，掘與窟通。桑戶，以桑木為戶。捲樞

以風木為戶樞。㉟軾，車前橫木，猶轡也。銜，馬勒口，所以制馭馬之行止者。伏軾擔銜，猶言乘車騎馬也。㊱仇，同抗。㊲楚王，威王。

㊳清，灑掃。宮，為居室之通稱。除，闕除蕪穢。道，道路。㊴蛇行，言如蛇之屈曲而行；匍伏，亦作匍匐，謂手足伏地而行也。㊵倨，驕傲。

㊶季子，蘇秦字。

【語譯】蘇秦起初用連橫的計劃去向秦惠王游說道：「大王的國家，西面有巴蜀漢中的富饒，北面有

胡貉代馬的物產，南面有巫山黔中的阻隔，東面有殽山函谷關的堅固，田地肥美，百姓殷富，戰車有萬輛，精兵

有百萬，肥沃的曠野有千里，貯藏的糧草很充足，地理形勢，攻守都便。這真可稱為天府，是天下獨一的強國了。

像你大王的賢明，百姓的衆多，將士的出力，兵法的熟習，儘可以兼併諸侯，吞滅天下，稱了帝王的名號而統治

呢。現在請大王稍加注意，讓我來說明它的功效罷！」秦王道：「我會聽得說：毛羽不會豐滿的，不可以高飛；法令不會妥善的，不可以用刑罰；道德不會修明的，不可以差使百姓；政教不會昌明的，不可以煩勞大臣。如今先生居然不遠千里的來登庭指教我，但願等到將來再說罷！」蘇秦道：「我本來疑惑大王是不能採取我的計劃的。從前神農氏攻打補遂，黃帝攻打涿鹿地方而擒獲蚩尤，唐堯攻打驩兜，虞舜攻打三苗，夏禹攻打共，商湯攻打夏桀，周文王攻打崇侯虎，周武王攻打商紂，齊桓公用了戰爭而稱霸於天下，從這樣看來，要想兼併天下，那有不戰的道理呢？古時使者的車輛相擊而馳，各國都用言語互相結約，天下就統一起來。後來約縱連橫，便常常要用兵卒作戰；文士互相巧飾，諸侯的見解於是混亂疑惑；萬事因此發生起來，繁複得竟難以治理了；法令固然完備，可是百姓愈多虛偽的態度；文書策籍的衆多而雜亂，百姓反覺不足；君臣互相憂愁，百姓無所依賴；愈講明顯的說話和明顯的道理，兵甲的事情愈多；能言善辯，儒者盛服的人愈多，戰爭愈加不能停止；愈講書籍上的道理，天下卻反而不能治理；雖是說者的舌也疲勞了，聽者的耳也聾了，仍舊看不見有什麼成功；儘你行仁義的事，結信任的約，天下總不能相親。於是就廢棄文治，任用武備，厚養那些勇敢之士，縫好了甲冑，磨礪了兵器，決勝在戰場之上。須知無所作為而想獲得利益，安坐不動而想增廣土地，雖是古時的五帝三王、五霸，以及賢明的君主，常常想達到這樣的願望，然而情勢卻辦不到，所以只得用戰爭來解決它。兩軍的地方距離得遠的，便互相攻伐；距離得近的，便用杖戟來互相撞擊，這樣纔能建立偉大的功業。所以兵在外面打勝仗，君主在國內行仁義；國家的威望既立，下面的百姓自可服從了。現在想併吞天下，侵奪王位，折服敵國，統治海內，親愛百姓，臣服諸侯，那是決計非兵不可的。如今繼世而爲君的，忽略了用兵的道理，都昏亂於政教，迷惑

於言語，沈溺於辯論和辭令，照這樣說起來，君王本來是不能實行我的意見的啊！」

蘇秦游說秦王的奏章，上了十次，可是他的學說終究不能實行。弄得黑貂的皮衣已破，百斤的黃金也盡了，旅費用完，只得離了秦國回家。腿上裹着縲腿布，腳上穿着草鞋，背上背了書，肩上挑了擔，形容憔悴，面目黃中帶黑，有一副慚愧的樣子。回到了家裏，他的妻子並不離開織機來迎接他，嫂子也不給他燒飯，父母也不和他講話。蘇秦長嘆了一聲道：「唉！妻子不當我是夫，嫂子不當我是叔，父母不當我是子，這都是我自己的不好啊！」於是在夜裏把書箱中的幾十部書檢出來，得到姜太公所著的一部陰符兵法，便伏案誦讀，揣摩時勢，研究熟習，在讀書讀得倦極要睡的時候，就拿了錐子刺着自己的大腿，腿上的血流到了腳邊，說道：「豈有游說人主，卻不能叫他拿出金玉錦繡來賜贈，讓我得着公卿宰相的尊貴麼？」隔了一年，揣摩已成，蘇秦說道：「這真可以去游說當代的君主了。」於是就經過燕、烏集闕的地方，去見趙王，游說於高大華麗的房屋之下，拍手高談。趙王很是歡喜，就封他爲武安君，受那相印，給他兵車一百輛，錦繡一千匹，白璧一百雙，黃金二十萬兩，拿來跟在他的後面；就此訂立合縱的約，解散連橫，去抑制着強盛的秦國。所以蘇秦在趙國做宰相，那函谷關便不和秦國相通。當這個時候，天下的廣大，百姓的衆多，王侯的威武，謀臣的權能，都要取決於蘇秦的政策。不會費過了一斗糧餉，不會疲勞過一個兵卒，不會戰過一個將士，不會斷過一條弓弦，不會折過了一枝箭矢，可是諸侯的親愛，比兄弟還要好多呢。因爲賢人在位，天下的人民都歸服他；一人用事，天下的諸侯都聽從他。所以有句話道：「要圖霸業，只須把策略用於政治，不必用於勇武；只須用於朝廷裏邊，不必用於國境外面。」當蘇秦聲勢盛大的時候，有黃金萬鎰供他的應用，車馬連接，顯赫於道路之上，轂山以東各國，莫不從風悅服，推

尊趙國爲縱主。況且蘇秦不過是一個住在陋巷裏，鑿牆做門，桑木做戶，以屈木做門樞的屋子裏的寒士罷了；他乘了車輛，騎着馬兒，游歷天下，到各國的朝廷裏去游說諸侯，塞住左右之口。天下的人，竟沒有一個抵得過他的。

蘇秦將要游說楚王的時候，路過洛陽，他的父母聽見了，便灑掃房屋，清除道路，舖張了音樂，陳設了酒具，在城外三十里的地方迎接他；妻子側着眼睛看他，側着耳朵聽他；嫂子伏在地上不敢直行，拜了四拜，長跪謝罪。蘇秦道：「嫂！從前你爲什麼那樣的傲慢，現在卻對我這樣的恭敬呢？」嫂答道：「因爲你勢位尊貴，並且有很多的黃金啊。」蘇秦嘆了一聲道：「咳！貧窮了，那末父母就不當我兒子；富貴了，那末親戚就會見我畏懼；這樣說來，一個人生在世界上，對於勢力名位和金錢，那裏可以不看重呢！」

司馬錯論伐蜀

國策

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。○司馬錯欲伐蜀。○張儀曰：「不如伐韓。」王曰：「請聞其說！」對曰：「親魏善楚，下兵三川。○塞轅轅，緱氏之口，當屯留之道。○魏絕南陽，楚臨南鄭。○秦攻新城，宜陽以臨二周之郊，誅周主之罪。○侵楚之地。周自知不救，九鼎寶器必出。據九鼎，按圖籍，挾天子以令天下，天下莫敢不聽，此王業也。今夫蜀，西僻之國，而戎狄之長也。敝名勞衆，不足以成名；得其地，不足以爲利。臣聞爭名者于朝，爭利者于市；今三川，周室天下之

市朝也，而王不爭焉。願爭於戎狄，去王業遠矣。司馬錯曰：「不然。臣聞之：欲富國者，務廣其地；欲強兵者，務富其民；欲王者，務博其德。三資者備，而王隨之矣。今王之地小民貧，故臣願從事于易夫蜀，西僻之國也，而戎狄之長也，而有桀紂之亂，以秦攻之，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。取其地，足以廣國也；得其財，足以富民；繕兵不傷衆，而彼已服矣。故拔一國，而天下不以爲暴；利盡四海，諸侯不以爲貪；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，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。今攻韓，劫天子，劫天子，惡名也，而未必利也；又有不義之名，而攻天下之所不欲，危臣請謁。其故周，天下之宗室也；韓，周之與國也。周自知失九鼎，韓自知亡三川，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，以因乎齊趙，而求解乎楚魏，以鼎與楚，以地與魏，王不能禁。此臣所謂危，不如伐蜀之完也。」惠王曰：「善！寡人聽子。」卒起兵伐蜀，十月取之，遂定蜀。蜀主更號爲侯，而使陳莊相蜀。蜀既屬秦，秦益強，富厚，輕諸侯。

【註釋】 ①司馬錯，戰國時秦人。張儀、魏人與蘇秦同師鬼谷子，以連橫之策說六國，始相秦，後相魏。秦惠王、孝公之子。②蜀，黃帝所封。

國於今四川成都縣。周衰，蜀主蠶叢始稱王。③三川，河洛伊。④轅轅山，在今河南鞏縣西南。轅音患。緱氏山，在今河南偃師縣南。緱音鈞。

⑤屯留地名，在今山西屯留縣。⑥南陽，在今河南南陽縣。⑦南鄭，在今河南新鄭縣西北。⑧新城，今河南洛陽縣有新城故城。宜陽，在今河南宜陽縣東。⑨二周，東周西周。⑩謂滅韓，則周無可蔽，可以兵劫之，而討其罪。⑪禹鑄九鼎，爲傳國之器；桀有昏德，鼎遷於商。

紂暴虐，鼎遷於周，成王定鼎於郊。⑫戎，古稱西方之種族；狄，古稱北方之種族。⑬名，當作兵。敵兵，謂疲勞其兵士。⑭三賞，謂富國、強兵、王天下。⑮繕兵，治兵也。⑯四海，稱四夷。爾雅釋地：「九夷八狄，七戎六蠻，謂之四海。」⑰謁，告也。⑱與國，相與交善之國。⑲陳莊，秦人。⑳輕視諸侯，輕視諸侯，以諸侯爲不足畏。

之國。⑳陳莊，秦人。㉑輕視諸侯，輕視諸侯，以諸侯爲不足畏。

【語譯】

司馬錯和張儀在秦惠王的面前爭論。司馬錯要攻打蜀國，張儀道：「不如去攻打韓國的好。」惠王道：「請你們把理由說給我聽。」張儀道：「我們先親近了楚國，和好了魏國，出兵到伊洛河三川的地方，堵塞了轅轅緱氏的要口，當住了屯留的道路，那時魏國堵絕南陽，楚兵臨於南鄭，秦兵攻打新城宜陽，直到東西二周的城外，聲討周主的罪狀，再去侵襲楚魏的地方，周朝自知無法挽回，那末寶貴的九鼎，必定可以獻出了。我們得了九鼎，按照地圖及戶籍，借了周天子的名義去號令天下，天下都不敢不聽我的命令，這真是王業啊！至於蜀國，是西方偏僻的國家，而是戎狄的領袖，我們疲勞了兵士，煩勞了民衆去攻打他，也不能夠成就什麼名望，就是得了他的土地，也是沒有什麼利益的。我聽說爭奪名望的要在朝廷上，爭奪利益的要在市場上；現在三川和周室，是天下的市朝，可是君王不去爭奪，反而去和戎狄爭奪，那是離開王業很遠了！」

司馬錯道：「不是這樣的。我聽說要想富國的，必須要推廣他的土地；要想強兵的，必須要富足他的人民；要想稱王於天下的，必須要博施他的德行。這三件事情完備了，那麼稱王於天下的事業，自然會跟着成就了。現在君王的土地狹小，人民窮困，所以我情願把容易的事情先辦。講到那蜀國，是西方偏僻的國家，而是戎狄的領袖，並且還有夏桀商紂的昏亂，用秦國的兵力去攻打他，那是彷彿差了豺狼去驅逐羣羊一般。得了他的地方，能夠推廣我國土，得了他的財物，能夠富足我人民；只要修整了軍備，不必去勞傷民衆，蜀國就早已降服了。所以滅了一國，天下的人都不以為暴虐；收盡了夷狄的珍藏，諸侯都不以為貪鄙；這是我們做了一件事情，卻可名利雙收，並且還有除暴止亂的美名哩。現在要去攻打韓國，威脅天子，威脅天子，是惡劣的名聲呀，並且也未必有什麼利益啊，還要受到那不義的名聲；所以要去攻打那人家所不願攻打的周室，真是十分危險！如

今我再來說明他的原因：原來周是天下所共仰的，韓、魏的親善之國，周自知要失掉九鼎，韓自知要失掉三川，那末兩國必定要協方着一同計劃，一面聯絡了齊、趙，去求楚、魏的解救，把九鼎給楚，把土地給魏，那是君王所不能禁止的。因此我說他危險，不如伐蜀的穩妥呀！秦惠王道：「對的，我聽從你的意見。」終於領了兵去伐蜀，隔了十個月，得了他的地，就此平定蜀國。蜀國的君主改稱爲侯，派了陳莊做蜀相。蜀既歸附，秦更強盛，富足殷厚，就把諸侯看輕了。

范雎說秦王

國策

范雎至，秦王庭迎。范雎敬執賓主之禮。范雎辭讓。是日見范雎，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。秦王屏左右，宮中虛無人。秦王跪而進曰：「先生何以幸教寡人？」范雎曰：「唯唯。」有間，秦王復請，范雎曰：「唯唯。」若是者三。秦王跽曰：「先生不幸教寡人乎？」范雎謝曰：「非敢然也。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，身爲漁父，而釣於渭陽之濱耳。若是者交疏也已，一說而立爲太師，載與俱歸者，其言深也。故文王果收功于呂尚，卒擅天下，而身立爲帝王。鄉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，是周無天子之德，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。今臣羈旅之臣也，交疏於王，而所願陳者，皆君臣之事，處人骨肉之間，願以陳臣之陋忠，而未知王心也，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，是也。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，知今日言之於前，而明日伏誅於後，然臣弗敢畏也。大王信行臣之言，

死不足以爲臣患，亡不足以爲臣憂。漆身而爲厲，^①被髮而爲狂，^②不足以爲臣恥。五帝之聖而死，三王之仁而死，五霸之賢而死，烏獲^③之力而死，賁育^④之勇而死。死者，人之所必不免，處必然之勢，可以少有補於秦，此臣之所大願也。臣何患乎？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，^⑤夜行而晝伏，至於菱夫，^⑥無以餬其口，膝行蒲伏，^⑦乞食於吳市，卒興吳國，闔閭^⑧爲霸。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，加之以幽囚，^⑨不復見，是臣說之行也。臣何憂乎？箕子接輿，^⑩漆身而爲厲，被髮而爲狂，無益於殷楚。使臣得同行于箕子接輿，可以補所賢之主，是臣之大榮也。臣又何恥乎？臣之所恐者，獨恐臣死之後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蹶，^⑪也，因以杜口裹足，^⑫莫肯向秦耳。足下上畏太后^⑬之嚴，下惑姦臣^⑭之態，居深宮之中，不離保傅^⑮之手，終身闇惑，^⑯無與照奸。大者宗廟滅覆，小者身以孤危，此臣之所恐耳。若夫窮辱之事，死亡之患，臣弗敢畏也。臣死而秦治，賢于生也。」秦王跪曰：「先生，是何言也！夫秦國僻遠，寡人愚不肖，^⑰先生乃幸至此，此天以寡人恩^⑱先生，而存先王之廟也。寡人得受命于先生，此天所以幸先王，而不棄其孤也。先生奈何而言若此！事無大小，上及太后，下至大臣，願先生悉以教寡人，無疑寡人也。」范雎再拜，秦王亦再拜。

【註釋】

① 范雎，戰國時魏人。至，由魏至秦。雎，音雖。

② 秦王，卽昭王；燕王，孫庭迎，降階而迎。

③ 賁，音丙，除去。左右，謂親近之臣。

唯，應諧之辭。

④ 有間，謂相隔不多時。

⑤ 昭，音技，長跪。

⑥ 呂尚，卽太公望。

⑦ 涓陽，涓水之陽。按陽者，水之北也。

⑧ 太師，三公之最尊者。

太公爲武王之師，故有此稱。

⑨ 鄉使，假設之辭，猶言假使。鄉，讀若向。

⑩ 匡，輔助。

⑪ 行臣，卽羈旅之臣。

⑫ 漆身，以漆聚其身。厲，音

賴癩病也。①被與披通；狂，瘋狂。②鳥獲，古力士。③賁，孟賁，賁育，皆古之勇者。④伍子胥，春秋時楚人，名員，彘，無底之囊。昭

關，山名，因山爲關，乃吳楚交界之地，在今安徽含山縣北。言伍子胥自楚奔吳，藏身於囊而出此關。⑤菱，夫水名，即溧水，在今江蘇溧陽縣。

⑥駢，猶音斃。⑦杜口，閉口不言，裹足，停步不前。⑧太后，即宣太后。⑨姦臣，指太后弟

穰侯。⑩古任教導之官，如太保太傅等，統稱曰保傅。⑪闇惑，謂昧於事理而被人所惑。闇，音暗。⑫不肖，不賢。⑬恩，音魂，擾亂

禮侯。

【語譯】 范雎從魏國到了秦國，秦王就降階來歡迎范雎，很恭敬地和他行賓主之禮，范雎辭謝推讓。這

一天秦國的臣子見了范雎，驚奇得沒有不改變容色的。秦王屏退了左右的臣子，宮中空虛得沒有人了。秦王

跪下去說道：「先生用什麼話來教導我呢？」范雎連聲答應道：「是是！」隔了一會兒，秦王再向他請教，范雎

又連聲答應道：「是是！」這樣接連的三次，秦王長跪道：「先生竟不肯教導我麼？」

范雎謝罪道：「不敢這樣的。我開得從前太公望遇着周文王的時候，他的身份是一個漁翁，垂釣於渭水

北面的水邊罷了；像這個樣子，交情是很疏淡的，可是他向文王一說，文王就立他爲太師，載了他一同歸去，這

是因爲他所說的話很是深切呢。所以文王果然在太公身上收了大功，終於領有了天下，能夠立爲帝王。假使

文王疏遠了呂望，不和他深切地談論，這是周家沒有做天子的德行，而文王武王便不能成功他的王業了。現

在我是寄寓的臣子，對於大王沒有深厚的交情；可是我所願陳述的，都是糾正君臣的事情。處在人家骨肉的

中間，很願意盡我的一點忠心，卻不會知道大王的心思怎樣；所以大王問了三次而不敢對答，就是這個緣故

啊。我並非有什麼畏懼而不敢說，明知今天說在前面，明天便殺在後面；然而我也不敢有什麼畏懼。假使大王

能夠聽信我這個行臣的話，那即使死了，也不能算做我的患害，出亡了也不足以爲我的憂愁；漆了身體去做

癩子披散了頭髮去做瘋子，也不能算做我的恥辱。像五帝那樣的聖哲也要死，像三王那樣的仁義也要死，像五霸那樣的賢明也要死，像烏獲那樣的大力也要死，像孟賁夏育那樣的勇敢也要死。死是人們必難避免的事情，處於必然的情狀之下，如果稍能有補於秦國，那就是死了，也是我的大願，還有什麼患害呢？從前伍子胥逃出楚國的時候，藏身於袋裏，而逃出昭關，夜裏走路，白天躲着，到了菱水的地方，沒有食物吃，只得把膝蓋行着，伏在地上，乞食於吳國的市上，後來畢竟與了吳國，使闔閭做了霸王。假使我也能像伍子胥那樣的進些計謀，就是大王把我拘在黑暗之處，從此不能再見，可是我的說話已經實行了，我還有什麼憂愁呢？殷朝的箕子，楚國的接輿，漆了身體去做癩子，披散了頭髮去做瘋子，並沒有什麼利益於殷楚。假使我有箕子接輿同樣的行爲，可以幫助那賢明的君主，那是我極大的榮耀了，我還有什麼恥辱呢？我所害怕的，獨怕我死了以後，天下的人見我盡忠而致身死，因此閉口不說，裹足不前，沒有人再肯向秦國來了。現在大王在上面怕着太后的尊嚴，在下面惑於奸臣的態度，住在深宮之中，不離開保傅的手裏，終身闇昧昏惑，無從辨明那奸詐的所在。這樣的做去，大的足以把祖先的宗廟傾覆滅亡，小的也將要陷自身於孤立的危險，這是我所恐懼的呢！至於那窮困和恥辱的事情，和死亡的禍患，我是不敢怕懼的。我死了而秦國興盛，那是比活在世上還要好得多哩！

秦王跪下去說道：「先生，這是什麼話啊！秦國地方僻遠，寡人又是愚昧無能，先生幸而到這裏來，這是上天教我來襲瀆先生，而能保存先王的宗廟了！我得能親受訓誨於先生的面前，這是上天所以來寵幸先王，並且不肯拋棄着孤獨的我呢！先生爲何竟這樣說呢？從此以後，事情不論大小，上自太后，下至大臣的事情，願先生都來指教我，不要疑心我啊！」范雎稽首拜謝，秦王也稽首拜謝。

鄒忌諷齊王納諫

國策

鄒忌修^①八尺有餘，而形貌昳麗。^②朝服衣冠，^③窺鏡，謂其妻曰：「我孰與城北徐公？」美。其妻曰：「君美甚，徐公何能及君也。」城北徐公，齊國之美麗者也。忌不自信，而復問其妾曰：「吾孰與徐公美？」妾曰：「徐公何能及君也。」旦日，^④客從外來，與坐談。問之：「吾與徐公孰美？」客曰：「徐公不若君之美也。」明日，徐公來，熟視之，自以爲不如，窺鏡而自視，又弗如遠甚。暮寢而思之，曰：「吾妻之美我者，私我也；妾之美我者，畏我也；客之美我者，欲有求于我也。」於是入朝見威王。^⑤曰：「臣誠知不如徐公美。臣之妻私臣，臣之妾畏臣，臣之客欲有求于臣，皆以美于徐公。今齊地方千里，百二十城，宮婦左右，莫不私王；朝廷之臣，莫不畏王；四境之內，莫不有求于王。由此觀之，王之蔽^⑥甚矣！」王曰：「善！」乃下令：「羣臣吏民，能面刺^⑦寡人之過者，受上賞；上書諫寡人者，受中賞；能謗譏于市朝，聞寡人之耳者，受下賞。」令初下，羣臣進諫，門庭若市；數月之後，時時而聞進^⑧，^⑨朞年^⑩之後，雖欲言，無可進者。燕、趙、韓、魏聞之，皆朝于齊，此所謂戰勝于朝廷。^⑪

【註釋】^①鄒忌，戰國時齊人。修，長也。

^②類同貌。昳麗，有光豔也。昳，讀若逸。

^③朝服衣冠，言晨起穿衣戴冠。

^④城北徐公，齊之美男子。

^⑤旦日，明日。見史記倉公傳。

^⑥蔽，王齊大夫田氏之後，戰國時田氏篡齊，爲七雄之一，僭稱王號。

^⑦面刺，指言面責。

^⑧朞年，一年。朞，音基。

^⑨謂進諫有暇隙之時，不如前之多。聞，音諫。

^⑩謂不待舉兵而獲勝也。

【語譯】 鄒忌的身體有八尺多長，容貌生得很美麗。有一天早上，他穿戴了衣冠，對着鏡子問他的妻子道：「我和城北徐公比較起來，那一個來得美麗？」他的妻道：「你美麗得多，徐公怎能比得上你呢？」城北徐公是齊國美貌的人。鄒忌自己還有些不相信，又去問他的妾道：「我和徐公比較起來，那一個來得美麗？」妾道：「徐公怎能及得到你的美麗呢？」明天，有一個客人從外邊來，鄒忌和他坐了談天，就問他道：「我和徐公比較，誰來得美麗？」客人道：「徐公不及你的美麗啊！」再到了明天，徐公來，鄒忌把他詳細地一看，自己覺得不如再對了鏡子照着自己，又覺得愈加不及了。到了夜裏，睡在牀上細細的一想，不禁恍然大悟道：「我的妻所以說我美麗，那是對我有偏私啊；我的妾所以說我美麗，那是畏懼我啊；客人的所以說我美麗，那是有求於我啊！」於是鄒忌就入朝去見威王道：「我自己知道實在不及徐公的美麗，可是我的妻對我有偏私，我的妾畏懼我，我的客人有求於我，都說我比徐公美麗。現在齊國的地方有千里，城有一百二十個，宮裏的妃子和左右的人，那一個不偏私於王朝廷上的臣子，那一個不對王畏懼，全國的百姓，那一個不有求於王。照這樣看來，王的受蒙蔽，實在已達極點了！」威王道：「不錯！」於是下了一個命令道：「凡是官吏和百姓，如有能夠當面指摘我的錯處者，得上等賞；遞上奏章規勸我者，得中等賞；能在市上或朝裏評論我的錯處，傳入我的耳中者，得下等賞。」這命令纔下，一般臣子來進諫的，門庭熱鬧得像市場一樣。經過幾個月之後，進諫的雖有，卻漸漸地稀少了。一年以後，雖然想說，可是沒有進諫的資料了。

那時燕趙韓魏聽得這樣，大家都來朝見齊王，這就是說戰勝於朝廷之上了。

顏觸說齊王

國策

齊宣王見顏觸，曰：「觸前！」觸亦曰：「王前！」宣王不說。左右曰：「王，人君也；觸，人臣也；王曰觸前，觸亦曰王前，可乎？」觸對曰：「夫觸前為慕勢，王前為趨士。與使觸為慕勢，不如使王為趨士。」王忿然作色曰：「王者貴乎？士貴乎？」對曰：「士貴耳，王者不貴。」王曰：「有說乎？」觸曰：「有。昔者秦攻齊，令『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，死不赦。』令曰：『有能得齊王頭者，封萬戶侯，賜金千鎰。』由是觀之，生王之頭，曾不若死士之壟也。」宣王曰：「嗟乎！君子焉可侮哉！寡人自取病耳。」願請受為弟子。且顏先生與寡人遊，食必太牢，出必乘車，妻子衣服麗都。」顏觸辭去，曰：「夫玉生于山，制則破焉；非弗寶貴矣，然太璞不完。」士生乎鄙野，推選則祿焉，非不尊遂也。然而形神不全。觸願得晚食，以當肉，安步，以當車，無罪以當貴，清淨貞正以自虞。」則再拜而辭去。君子曰：「觸知足矣，歸真反璞，則終身不辱。」

【註釋】

○齊宣王，名辟疆。顏觸，戰國時齊人。觸，音觸。

○說，與悅通。

○慕勢，仰慕其勢利。

○趨士，趨，嚮往；即求賢之意。

○柳下季，

即魯大夫展禽，食采柳邑，諡曰惠，曰季。壟，墳也。秦攻齊，先經魯，故有此令。

○萬戶侯，食邑萬戶之侯。

○鎰，衡名，二十兩。

○病，辱也。

○太牢，羊豕三牲。

○制，裁製也。謂琢其璞而取之。

○太璞不完，璞，玉之在石中者。謂太璞之本真已失。

○推選，謂推舉而選拔。

○尊